

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

尤甚也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至鳥累

百不如一鷲善曰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向曰忽輕

也至謂夫全趙之時武力鼎祿縣服叢臺之

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作湛字善曰服虔

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也祿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呂后殺之湛今沈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

趙幽王反高后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殺之沈沒也

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濟

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然則計善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

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傳曰吳

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劔於魚中以進抽劔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

避狼虎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善曰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向曰寒

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言早起聽朝也銑曰畫謂畫策

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善曰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

東牟朱虛侯章東逾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翰曰邾魯國也儀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餘文同善曰應劭曰文帝封深割嬰兒王之善曰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善曰應劭曰文帝封壤子王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

梁代益以淮陽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

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善曰應劭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

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善曰應劭曰方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

徙武為梁王益加也善曰應劭曰方卒仆齊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齊北王興居聞帝

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善曰應劭曰方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

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

則謂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囚也

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向曰

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大王弗察臣恐

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

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

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

夫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

謀則吳嗣必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善曰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

只一意而重言複說
味態無窮古無化休
是刻体比物連類頗
似騷賦

思如湧泉若肆筆出
之而神采飛動辭華
炳蔚悲歡憤激語無
諷刺使人讀之百十
過不厭卓為千古奇
作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
留也 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
以灌章邯而破 收散善作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之兵不稽留

楚大破 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濟
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關而破項羽

西楚則項 羽所稱也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 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 此
也 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善曰孟康
曰言國家

不可庶幾得之也 銑曰言羽等甚疆盛尚見
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

於獄上書

鄒陽 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
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

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
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
出之卒為上客也 向曰陽為人抗
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勝等疾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畏畏其不成也
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
然也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

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而畏其事不成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昭王疑之 善曰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
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濟曰秦使白起代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 夫精誠變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

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

秦昭王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五臣無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者善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

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

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

玉人又曰石也刑其右足向曰卞和得玉璞

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刑其右足誅亦刑

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

斯具五刑者也向曰李斯忠諫於是以箕子

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是以箕子

伴善作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無也字

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伴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翰曰

箕子見紂無道伴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伴狂而歌也願大王察玉人李

善曰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
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
鴟夷鴟夷楛 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
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臣始不
信乃今知之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
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家語曰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說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何則知與
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之善無事善注同向曰於期爲秦將得罪於
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

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爲之柰何軻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
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
藉借也丹即燕太子徐廣曰搃丁鳩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古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
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
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二事上已有斷語乃
復申說一遍更覺有
味與黃歌上秦昭王
書同法

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遇之還拔中何則誠善作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音蹄善曰惡謂讒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膳

以珍奇之味也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

蘇秦更烹一駿馬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無

食秦馱馱駿馬名

字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五臣無投以夜光之

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

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贈以

寶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

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臏引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

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

人之臏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也翰曰司馬

喜為宋所刑而說中山之范睢摺拉脇折齒於

君而王以為相也臏刑也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

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

得出王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濟曰范

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笞擊折齒摺脇睢得出亡

入秦說秦王王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以為應侯也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善曰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未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方之切

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

善作主上之心善曰新語

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

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故百里奚乞食於

道

善無道字路繆

善作穆公委之以政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士曰百里

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

審戚飯牛於

善無於字車下而相公

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曰審戚扣轅而歌此二人者

善無者字豈素宦於朝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

善同向註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二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宋信子

冉之計囚墨翟

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

夫以孔翟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濟曰宋魯竟弱故云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善

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消

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消滅國亦然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

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主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盛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

觀垂名善作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竝觀無偏

聽之而後可知也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故意合則胡越爲

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

管蔡是也五臣作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教

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向曰冊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

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爲

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爲讐敵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善作不足侔而善無三王易

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良善無良字同翰註翰曰五伯齊

王禹湯武也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

子之田常中
比于子結中齊公

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弒簡公而立平公封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

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善曰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良曰紂剗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

封其後而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善曰張晏

修其墓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

求見於是呂卻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

公韋昭曰寺人掌內祛袿也勃鞞字伯楚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袿

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善曰左傳寺人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則慈仁殷

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

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

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比渡淮東

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

自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鳥陵子仲辭

前說意已詳至此
忍又實出奇論振起
一篇精神詞工意妙
真是離龍絕技

三公爲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子

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爲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二

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五臣作腸見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

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五臣作變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犬善作可

使吠堯而跖無所愛惜也之客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

也章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刀鞮謂田單曰也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翰曰

也藜開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

心於人人無然則荆軻沈善作七族要離燔妻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

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

灰高誘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濟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

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

之善無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

路字善無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帶輪囷離奇衣而爲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善曰張晏曰柢下本也

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

廣雅曰蟠曲器謂服苑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
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銑曰眇顧也蟠木曲木

也抵本也輪囷離奇屈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

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

不以為德故也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翰曰

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 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善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眇之跡矣 善曰小雅

改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善無

翰曰襲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也字

善曰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

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

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良曰陶鈞造而

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 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

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 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 五臣有 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善曰

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

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

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乃引其匕首以隨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七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遇太公於渭立為師也

銑註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

公望塗溝卒遇其成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

功如鳥鵲之暴集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太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

語馳域外之議善作淺近昭曠今人主沈於善無諂諛之詞牽於帷

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不羈謂才行

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

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皁飼牛馬

櫪也餘文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止礪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也善曰尚書註曰砥磨石故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

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准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奏章也而濃至若此
蓋以賦筆運之句鐘
字鍊意沉力勃

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作巖穴藪之中耳安有盡忠
信而趨闕下者五臣無者字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道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
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
育之勇馬而死臣之愚暗竊以

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齊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

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
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道傳弄弄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

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軼有如戎狄不遠矣軼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

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奇論

接法動

正論

而馳猶時有銜檄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月之變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

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

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氏春秋曰吳為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善曰天子也蓋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

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善作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善曰忽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鼻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

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

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

失全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全謂安全之道

通篇只論此詳論更不一明情事亦足到休意象亦略以略煩然文却不俗

以全字三處

文選卷三十九

三

父子句於前後無
當註牽君臣為說
亦未快或還是暗
指吳太子事

此論反事之危
細玩詞法似尚未入
鍊境

無千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

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

度也高誘淮南子註曰三光日月星也濟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

星不亂故父子之道夫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無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臣乘願披心腹善作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曰

效進怛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

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

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

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

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結續

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

就前語轉調點意乃更醒快

此論及謀之易露

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濟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
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

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良
日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善無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荀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其上公曰
危哉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

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
於泰山與日合符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

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無窮之善有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

盡也向日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走趣也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也影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

湯之滄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呂氏

火則止矣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

此及未段俱論邪念之宜早絕

此論及謀之有失

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也。善有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太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無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戰國策曰蘇厲謂周君曰養由

基者善射去楊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銑曰言養由基所得

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自來哉。善無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五臣

斷榦。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

也。榦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綆索也

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齊

靡無天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

寸銖權分寸系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

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

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通篇只棄理背理四字稍涉正意然又只是泛論

此文稍有戰國風度

敗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先而絕手可

擢而拔善作抓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

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抓壯交切 銑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藥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無也字 何曰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賈逵國語註曰

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

石臣願五臣無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

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音昨善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 善曰胡戎為難舉兵

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又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祚都最大六國韓魏燕趙齊

此考真大有可疑
望治上林皆武帝
事景帝時何澤云然
意不特齊王一事相

抵牾已也

終按只頂利詞是
枯雖古人不思拘然
終是尚

楚也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也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

之威善曰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

也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籍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

以拒秦燕復使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荆軻以刺秦王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作何也則地利不同

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

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向曰項羽

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而之附羣牛腐輔肉之齒利劔鋒接必

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翰曰訾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

能害牛也朽肉觸劔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齊曰失職

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

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良曰三公謂鼎

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

過謂是大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

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

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

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善曰

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

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曰山東吳

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

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之而行也 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轉粟西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

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脩治上林雜以

耳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

離宮積聚玩好園奇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善

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

也 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

夕為池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

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此臣之所為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

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冀十分之中得

此後語忠精簡頗似
鄒陽諫吳王書

半安全翰曰十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

都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絕吳

之饗讓失道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

及東海郡良曰魯東海二梁王飾車騎習戰

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

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問

從後藥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

漢書與此必有一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

鄆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

此謀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

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齊曰四國謂三

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今大王已

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善曰張晏曰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張韓將北地弓高宿

見制於此地也

左右善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地

顏當也如淳曰宿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

險句

大約祖師王馬任
安二書未揭詞甚工
縛運思亦激婉頌無
奈氣弱何

言吳兵之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急壁軍城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

同註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

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臣鄒衍也叩心言恨也

賤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

齊臺

五臣作堂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齊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

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

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殺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

離騷悲其文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讀之流涕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

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貞女

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

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曰屈

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

頌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
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 良曰伏死不
顧寬之深也 此謂由此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知之 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
可據智不可恃 鄒陽書曰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 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

憐察 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
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銑曰停左右欲其

靜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善曰
淮南

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北齊
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

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

步 向曰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
言自微賤

天下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
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 日者謬
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賈名譽於天下

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善曰漢書帝
賜嚴助書曰

君狀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冊上方
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中詔伯受焉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
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

也 何嘗不高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乎 五臣作也
善曰

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
禁門高 濟曰高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堅嚴敬

也高禁宮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
關之間

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
嘗君入秦昭王

此進退及後上次等
俱不注安嘗意交出
却分作兩段前後安
挿此是脫胎法

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
編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
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
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
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
得奏薄伎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
移餘文同銑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
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

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
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
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
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
智伯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鯨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
者不亦難乎對曰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奔柩弔
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向曰
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餘同
善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以亦本任安書而變其意

浮辭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劉熙曰放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臣之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
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
王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善曰楊惲書曰言
也貽取也 固陋淹自謙 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

乎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圜
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
謂翹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
也限隔幽圜謂獄也

次之每以一念 五臣作是 **來忽若有遺** 善曰尸
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
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

如有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
所失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
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 **此少卿**
與法吏為伍 向曰涉歷也伍對也

所以仰天植 直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善無也
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
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 **下**
以仰天植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
扶曰士無鄉曲之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譽則未可與論行

明是持相竟却以羊
語說之此是法法

巖石之下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同善**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善曰

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

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

政理也漢**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

宮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

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也**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善曰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啓開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錘刀之利哉下官**

冊書也**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善曰左傳叔向詒子產

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遠則直生**

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善曰漢書

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

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善**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善曰

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而僕又

得之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

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

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

蠶室刑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無魯連之

人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無魯連之

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善曰司

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

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

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却

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子陵閉關於東越仲

接輿伴狂避世而行歌子陵閉關於東越仲

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

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

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

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

壯烈

嵇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

趙岐三輔決錄註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

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向曰嚴

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

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君使下官事非其虛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

曰鉗墨翟之口燕冊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

而死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劔也殞自

也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

左氏傳曰曰子事我而有私於讐何以見魯

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

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史記曰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方今聖曆欽

若出近代人手天下
乘紫下即可接而下
官去茲却乃如此鋪
張藻飾此是六朝姿
態不爾恐便覺寂寂

明天下樂業

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
下有道人樂其業良曰聖曆謂

天子也曆曆

數也欽敬也

青雲浮洛

善作榮光塞河書中候

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

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街玄甲之

圖吐之而去也

銑曰青

西洎臨洮

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

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西洎臨洮

刀狄道北

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

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

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莫不浸仁沐義昭

向曰皆邊名洎距皆至也

景飲醴

善曰揚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

帝率握炤景飲醴萸茨為歷宋均曰昭景為景

星所炤也

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

仁義景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

而

而下官抱痛

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圓門含憤獄戶

善曰周禮曰以園土獄城也

齊曰圓

門亦獄門抱痛

含憤恨之深也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善曰家語

孔子謂哀

公曰一物失理亂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菟不愧於沈首

善作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善曰晏子春秋曰

鵠鴻

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

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

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

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

公敗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

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是小時詞然風度却
有餘

富取其財物理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
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
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
告寬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
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寬
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

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

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
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
而辯於才可即制付
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行希世罕工

善曰春秋合誠
圖曰黃帝布迹

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
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
賦曰藐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
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

有如帝善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善曰四世漢
武帝也三祖
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
武聖德應天受祚齊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

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
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善曰家語曰昔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

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

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其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以繼想耳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子日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向曰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

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伸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階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時昉已得承

辨才句轉詩意巧

奉也法言曰以孔子之門論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君知臣見於訥言之肯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左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頠集有辯才論齊曰言帝知我謹輒牽率庸陋式詡天獎良曰訥言戲云辯才謹輒牽率庸陋式詡天獎

拙速雖效虫鄙已彰善曰孫子謙詞也式用詡拙速雖效虫鄙已彰

善曰孫子答也獎猶恩也

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虫鄙益著閭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虫鄙

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虫鄙皆謙

詞也效呈也虫輕鄙小彰露也

臨啓慙慙六女

只是鍊淨無冗語
便自佳

罔識所寘音至而愧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

蕭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未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無

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善曰王隱晉書述壺

聞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而年世貿遷孤善曰廣雅貿易也

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善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善曰劉公幹贈

五官中郎詩曰

淺意深語却寫得濃
至有姿態此是筆下
操湊之巧

感慨以長歎 翰曰言彬自傷 陛下弘宣教義

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

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濟曰

脩理之非求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善曰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曰周任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不

滅而彬仕梁代也 烈業泯滅也 但加等之渥近

關於晉典 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葬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

代 五臣作世 善曰戰國策顏蠲謂齊王曰秦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

罪死不赦 銑曰此刑久絕今 臣亦何人敢謝

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

啓以聞謹啓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劉璠梁典曰

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

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

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

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升 助啓 濟曰助家集諱其名但 近啓歸訴庶諒窮

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 悼心

全以造語佳流語尤

失圖泣血待旦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銑曰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於品庶昉善作於品庶

示均鎔造善曰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向曰鎔造造

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一物千祿祈榮更爲自

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

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

也所不忍言具陳茲愆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

之新宮不昉善作往從末宦祿不代耕善曰晉

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役廢晨昏之半善曰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禮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良曰甘旨飲食晨昏

定省由飢寒限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善曰孝經

役廢闕其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善曰故親生

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

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几筵之慕幾何

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

曰人壽幾何且奠酹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

苦若無主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埤蒼曰聞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翰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聞也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
豈及多喻善曰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善曰多喻多此喻也
日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善曰孟子曰也塗道也
銑曰言降臨恩澤霽然如雨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何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善曰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
善**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善作**啓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
謹啓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冰玉堂重校

八
選
三
九
卷

四
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

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請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叙事明核議論精萬
於排沐中絕不馬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奴教有刑善曰司馬法曰將

也有前一尺無却一亦杜預左氏傳註曰古名

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

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

銑曰八尺曰咫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

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

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

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

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向曰括果敗而毋不坐故云深是知敗軍之將

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曰魏志太祖

令曰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

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

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臣昉頓首頓首

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死罪死罪竊尋獯獫險侵軼蹙擾疆陲王師

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

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

薄伐獯獫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

以華語羅括事情大
是筆力
妙處乃在存而面占
地步上

謂梁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善曰尚書曰海

軍也

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

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淮徐河兗皆屬

梁地也捷軍所獲也東關無一戰之勞涂善本

作中罕千金之費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

亂所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

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伏滔北

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

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無也

凡起十萬之師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

日費千金也約宋書

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銑故使狡虜憑陵

曰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

淹移歲五臣本月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

特楚衆憑陵散邑也滑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

向曰憑陵依據也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

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善本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

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

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

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

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

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厲有方司馬遷

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誄大將軍疏曰臨

危奮節保救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

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濱

仍執醜虜翰曰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

函數也

之踈勒則耿存而恭亡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

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三

文選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此語似在兩時恐未能然

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
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

聲援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闕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
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也

銑曰單于善曰鄒陽上書曰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善曰

後魏主也善曰鄒陽上書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徒

尚書曰建邦啓土善曰鄒陽上書曰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
公孫敖築塞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大子

降是謂開善曰鄒陽上書曰夷狄之土善曰鄒陽上書曰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曰鄒陽上書曰

作不時言邁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討不時言邁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

撰語真入妙境

翰曰受命善曰漢書賈誼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書賈誼

不即行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
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于邊

地逐水草遷徙也善曰漢書賈誼良曰言景宗縱方復按甲
魏兵使如蝟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

盤桓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盤桓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

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遂令孤
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

城窮守力屈凶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威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

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雖然猶應固守三關

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

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入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劬劬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翰曰貽取劬辱也

嚴刑誅賞安實景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

日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滌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

下讀也濟曰**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駭驚寘用也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

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

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邁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指**

蹤非擬獲獸何勤善曰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

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

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蕭何獲**賞茂通侯榮高列將**善曰

獸勤勞不同諸將**賞茂通侯榮高列將**善曰

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

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翰曰茂重也負檐濫裁弛氏鐘鼎遽

列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

負檐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鍾鼎食貴事

也遽疾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左氏傳曰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賜女樂二

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

原豈獲自已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也造

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且道恭

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善曰史記

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桓巡功城者謳曰睥

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復向曰棄甲退敵也

生曹死蔡優劣五臣本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

目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

然有面目也翰曰人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斯謂景宗也靦疆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

兵恐失其頭首也認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魏

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武置法案以從事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

令者克捷違教者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

負敗也故能出必以律鎚無爽善

用意深遠非妙筆回
不能闡發在此

鄭玄禮記註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

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向曰挺拔也略料敵制變

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

勝威謀靡亢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翰

曰出征者必祭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善曰晉

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

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

自逆胡縱逸文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

匈奴傳贊曰父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善曰沂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

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銑曰聖朝謂梁也

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懋彼司氓致臣

本作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

累氓司州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之人也罪翰曰載則矜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善曰左氏

罪憐惻惜也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臣謹以劾

也以正刑書良曰肅敬憲法也發其罪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

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

將帥絙胡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

以雅語叙但事亦日
饒態

續奏

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絀沾也臣謹

奉白簡以聞

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

越三州也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

凡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

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

衣無常主也五臣

是以義

五臣本義上無是以二

士節夫

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曰城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

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子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千載美談斯為稱

首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

永保鴻名而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請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

善本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

五臣本作百並

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此印今所謂其由云
者可見彼時許吉靈
單格式難定淫語亦
微有致

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善本無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作屋中屏風上取

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

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無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五臣本無及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至范屋中

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杳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善本有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

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

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善本有整

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

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

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

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

與逡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

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

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

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

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兄寅五臣本無寅弟二息師利去

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

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

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欄子夾杖

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逡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

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

楚王法忠善本作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左

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

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

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列稱

善本無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

善本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作過五臣本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無時無時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

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被奪今在

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絀五臣本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

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本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閻闞合茸而名

教所絕善本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閻闞歷諸

侯弔屈原曰闞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

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閻闞里巷也闞茸小人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善本直以前代外

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翰曰前代外

穉綺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農稔親舊側

穉綺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農稔親舊側

穉綺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農稔親舊側

穉綺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農稔親舊側

目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

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

義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濟理絕通問

曰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而妄肆醜辭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

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莠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

也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善曰謂打也

謂罵言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

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

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

小桎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

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銚曰言整私其子則

竟夕不寐惡其姪則**薛包**善本

妄加大杖餘文同**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

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

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高鳳**自穢爭訟寡

安後徵拜侍中向曰注同**嫂**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

唯倣文通之偽迹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

寡嫂諍訟遂不仕與**未見孟嘗之深心**

夸必偽向曰孟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善曰

薛包字文通高鳳字**無常主**則汎毓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

無常主則汎毓也**春濟**比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

無常主則汎毓也**無常主**則汎毓也

用意好對得恰妙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一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禱

昌惟交質徵二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

債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註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婢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婢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擔帷裳也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愁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善本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五臣本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

無龍牽請付獄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

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亦是考異流派而錄鈔稍遜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徃烈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若乃交二族

之和平辨伉

合之義

升降窳

鳥瓜切善

隆誠非

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

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窳下降高揆度也

其門素不相奪倫

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充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

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谷賔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

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姻婭淪

雜罔計斯

斯庶

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膺

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 濟 賈祖曾以

為賈

古道

善曰鄭玄周禮註曰居賣物曰賈

利有如商

明目腆

善曰丁德禮

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

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史趙曰盛德

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

不可藥卻之家前微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旣壯

而室竊貨莫非阜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

竊貨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與

其所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

也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褵帶也婦人適

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

之歎息曾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 雖除舊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向曰殄滅也陛下所以負

宸紀興言思清敝俗者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

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宸與依同詩曰

與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翰曰

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宸敝俗謂雜為婚姻也臣實懦品謬

掌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

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

微物亦盡大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

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

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

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

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

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

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右用事

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

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

者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風聞東海王源嫁

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

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銑源雖人品庸陋胄

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

陛下所以負

宸紀興言思清

敝俗者也

善曰禮記天子負斧

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宸與依同詩曰

與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

翰曰

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

故言負宸敝俗謂雜為婚姻也

臣實懦品謬

掌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

子法自謙已謬

妄而在此司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

微物亦盡大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

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

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

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

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

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

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

良曰權勢也右用事

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

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

者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

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

女與富陽滿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

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銑

源雖人品庸陋胄

實參華

向曰曹代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檀

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為右僕射周禮

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

亦八命也

翰曰雅為右僕射周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惟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

遂居清顯良曰璿為東源頻叨諸府戎禁預

班通徹善曰應劭漢書註曰舊曰徹侯避武帝

徹通侯也源而託姻結五臣本唯利是求善曰

預列此官而託姻結作好唯利是求左氏

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源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源人身在遠在南郡丞

名毀行廢玷辱先人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

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善曰魏志

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

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

平人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

也家温而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伐

食厚祿書宋博曰王卿愛公齊閱閱詣府見璋之任王

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善曰吳均

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

稍歷侍中吳郡太守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

無為徵告曰聘周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

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蒲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

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贊

蒲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蒲奮字

武秋言奮後不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蒲連姻

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

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蒲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善曰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

賦鷦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

第簣也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

衿結悅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

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

成帷房之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得繩違

私罪甚也

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

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敗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

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

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源即罪善本主臣謹案南郡

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

也 向曰世資祖父 同業者貌異人者心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 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相齊

獸之心也 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言源以行媒之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采猶

善本作 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

薰猶不 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

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濟曰季

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

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頽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薰香草猶臭草 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

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

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鄭玄曰管管鍵也 良曰周禮有六卿

言源祖父之貴也冑嗣也管掌庫賤人 宋子

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

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子又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

又曰僕臣臺 銑曰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

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

峇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

也蔑與憊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

家也言以已高門台降與凡庶連 此風弗翦其

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

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傳曰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 宜寘以明科黜

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宜寘以明科黜

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章

心於來日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齊

如此婚姻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

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善曰言禁止其視

也良曰言禁止視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

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

楊德祖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註銑

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

亦有辭華有風度第
錄錄尚未至
臨淄與書在四十二
卷

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
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後曹公以
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向

重損辱嘉命蔚矣其文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

嘉命植書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

也辱汚也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

臨淄書中已作排
語近數語公此答
但點一二語即已
得向乃亦如此解
列不無可厭

此段語稍無詩一
刪更妙

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連
 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仲
 宣王察字也寓於楚襄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表
 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
 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汝穎
 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
至於脩者聽
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
 周章遠望 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
 足下高視於上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日之
資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
 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 遠近觀者徒謂能
 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
 彛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今乃含玉超陳度越

數子矣

善曰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
 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
 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

出故曰自然
 日竦耳傾聽

濟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

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

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

莫能字與下抽口
意稍徒

故不措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頃
更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
不可也**是以對鵠**易**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

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
乃飾美女西施鄭巴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銑曰植曾作鵠鳥賦
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
日不敢獻亦由見西**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

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

文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
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春秋之成莫能**

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
然而**弟子掛口市**

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
史記

論詩是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
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
比日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翰曰此
比日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
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今之賦頌**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都賦
序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濟曰植書云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
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
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失
照作善曰植書云揚
雄猶云壯夫不

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

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
一書即法言也
若此仲山周旦之

疇為皆有僖耶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

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

之 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

人皆有過也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

未之思也 向曰鄙宗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

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

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念經國之長基封禪書

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

敗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翰曰

魏顛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

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

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輒

受所惠竊備矇矓誦詠而已善曰詩曰矇

日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

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季緒瓊瓊

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何足以云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

至樂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

繪音馬声妙極形
容語雖不多風度
却在子安端上

好詆訶文章脩云何反蒼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穎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友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也 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 濟曰笳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註曰果成也 良曰上主上也文

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外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

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銑曰

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蕭也均曲也 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
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翰曰而此孺子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詠

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

豔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濟曰北狄征胡

豔美者皆感之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泫墮涕悲

懷慷慨善曰說文曰衽衣衽也銑曰衽衣衽

驥都史奴姍奴寒奴姐名倡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

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姍寒姐蓋亦當時之樂人

說文曰姍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向曰左驥史姍寒姐皆樂人名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

詭異未之聞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

者也說文曰詭變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善曰莊

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箴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
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
馬詩曰吉甫宴喜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也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欽
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註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

善本作世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漢書

爰盜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于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拂鐘無聲應機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立斷善曰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

只替過賦一事以華語見致

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 良曰錚聲也夫所以貴於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 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

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銑曰頽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

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向譬猶飛兔流

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

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囊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士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 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而覺巴文之惡矣

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也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

歡言美之也韞藏櫝匱玩珍 琳死罪死罪 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亦有風度
文帝與書亦在四
十二卷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

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

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

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翰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

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

此處語稍重

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

壽也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厠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

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

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可

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不遂謂比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

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

善曰西征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

此下四即諸君有節奏

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
羽檄重積而狎至 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
有虞謂寇至也輻至言衆如車
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

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

陳之儔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能優畜之 翰曰孝武漢帝也阮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善曰漢書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

與吾丘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至於司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良而今各逝

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善曰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

所天善本無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圃 善曰荅賓戲曰真婆娑安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

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發言抗論

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

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善曰周易窮理盡性

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色彩故以喻焉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

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摘亦雖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

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

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

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

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

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無已五臣本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

若平生善本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

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也慎子曰日夕處無過之地則世游宴之歡難可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

萬物親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載徒猶欲觸曾奮

首展其割裂之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羞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良曰邁往齒年載

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冒鋒刃其死而効其用

以報不勝悽悽音婁善曰尚書曰悽悽以來

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

錄功

文選四

三

子到縣與太子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

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

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

書傳曰沈謂醉真也頓猶弊也良曰**即以**

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

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

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

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北鄰栢人**

代二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栢人**

縣名餘文同**重以泚**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

覽崇述事頗似賦以感慨運意恐揚有態本此

息患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

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躡山二千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同良敗故云失策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同良日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東接鉅鹿存五臣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想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良同善註曰鉅鹿縣名都人

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善曰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而質闇弱無以莅

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

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

固非質之能也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公爾侯逸豫

以亦是道定

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濟曰邁行豫樂也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

豪俠之桀善本作傑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善曰爾雅曰科條賦事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

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良曰賦布也

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慄慄敬貌庶幾慕近也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

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

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

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

祿大夫侍中銑注同曰軌迹也今不然者質

自言未得重入侍與被異也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

思入京城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

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彼豈虛談夸論誑

曰陳湯字子公

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左右之勤

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古今一揆先

後不貿莫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善曰爾雅曰買

意有餘

稍有辭乎亦尚覺
率易未入鍊境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良曰覲見也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祭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祭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

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

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右者賞有功褒有德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翰曰

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

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

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

吕尚磻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

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

畔至磻磻之水吕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吕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誓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翰曰呂尚釣於磻磯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爲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爲師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

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善曰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善曰王隱晉書宣紀

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

曰先相謂宣帝爲魏丞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善曰南都賦曰朝無

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

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

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

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澤廻首面內劇奈美新曰廻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

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

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
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
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即懼字也漢書有三越
謂吳越及南越 閩越也 向同善註曰叛逆
謂葛誕反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氏將則唐咨等
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
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南
宇

內康寧苛慝不作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
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

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
作盜賊伏隱也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

政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東夷自少康以

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濟曰殊俗 故聖上覽
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開國光宅顯茲太

原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
有命開國承家 良曰謂封為晉公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左氏

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銑曰旨意也聖
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

事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向

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類 內外協
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

同靡僭靡違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
外其心合同無相違也由斯征

伐則可朝五臣本服濟江掃除吳會善曰國語
曰齊教大

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傷焉
文事勝矣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

除謂滅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水
祀蜀塞特牲赤牛

吳也

此下語指朕

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

言減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廻戈弭節以麾天下善曰長楊賦曰廻戈聊邪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接

也麾天下謂平一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善曰國語祭公謂平一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濟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曰肅敬邇近也

盛勳超于桓文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

不盛乎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

之下也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至公至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讓也

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臨之以至公莊子曰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向曰鄰比也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

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汙上黃之水

下鳥

文選曰夫

二二

玄暉于詩賦

願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

傳曰潢汗行潦之水。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驚寒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註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汗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兒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彊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

作歎

嗚。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

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比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也

流涕歎與鳴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

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况。五臣本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

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擁抱也。孟子曰予

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

從也。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善曰潘岳楊氏

也。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

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翰曰墜

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

已別王也。邈遠翩落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善曰鄭玄論語註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

受納。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

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

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襃采一介抽揚小

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曰庶小善

故捨耒 對場圃奉筆兔園 善曰詩曰之有益

東亂三江西浮 五臣本作 善曰詩曰

七澤 善曰詩曰

契闊 善曰詩曰

戎旃從容 善曰詩曰

燕語 善曰詩曰

長裾日曳 善曰詩曰

後乘載脂 善曰詩曰

立府庭恩 善曰詩曰

加顏色沐髮晞陽 善曰詩曰

未測涯涘 善曰詩曰

撫臆論報 善曰詩曰

早誓 善曰詩曰

臣自蕩 善曰詩曰

不寤滄溟 善曰詩曰

未運波 善曰詩曰

東海之波 善曰詩曰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曰庶小善

故捨耒對場圃奉筆兔園 善曰詩曰之有益

東亂三江西浮 五臣本作 善曰詩曰

七澤 善曰詩曰

契闊 善曰詩曰

戎旃從容 善曰詩曰

燕語 善曰詩曰

長裾日曳 善曰詩曰

後乘載脂 善曰詩曰

立府庭恩 善曰詩曰

加顏色沐髮晞陽 善曰詩曰

未測涯涘 善曰詩曰

撫臆論報 善曰詩曰

早誓 善曰詩曰

臣自蕩 善曰詩曰

不寤滄溟 善曰詩曰

未運波 善曰詩曰

東海之波 善曰詩曰

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鮓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

渤澥方春旅翻先謝善曰滄溟渤澥皆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翻先謝自喻去王也謝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善曰藩房去也翻鳥羽也

反溯素弔影獨留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御輕舟而上溯曹子建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留礙矣

深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春渚善曰猶龍門不見

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善曰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戶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濟曰朱邱謂主在

此情事大難言却乃
說得婉妙真是巧手

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樛
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同良註 良曰言

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
言不怠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
而還 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
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
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

君棄之臣不勝哀衽席單席也雖復身填溝壑
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善曰列女

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
堪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
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
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 銑曰橫交也

不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
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
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

為記室用舊也 向曰齊宣德皇后
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
事以昉為司馬 記
室昉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五臣本
作應典冊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
之令辰 翰曰令善辰時肅

敬膺當也典冊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
漢記明帝
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濟曰副被也含

生之倫庇身有地善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
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良况昉受教君子將二

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

舊咳改若唾為恩眇眇力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

唾之音古詩曰眇眇以適意向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暉曰盍死暉曰吾未獲死所翰

曰言懷恩惠自顧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

知以身命報德也本苦結切之肯形乎善譴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不

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

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肯意也形謔戲渝猶變也餘

註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

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

網不鯁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

也湯沐具而非乎大厦構而相賀五臣本作歡善曰淮南子

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憂樂別也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

而得相歡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

數語更工絕

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

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

功也遂古往古也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栢曾不足使扶轂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栢文

謂齊栢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神功無紀作物

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也何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

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

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府朝初建俊賢翹

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維此

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魚目唐突璵璠魯玉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

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孔融汝穎優劣

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人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善曰

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

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已其恩

難以荅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

造成也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濟不勝

日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越墜也荷戴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善曰國語申謹詣

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嗣宗勸晉賊猶存
休而以此則全是非
上媚篡語然搖辯
自佳
梁主受命亦何假
以何不渾厚其辭
豈非文為之祟耶

百辟勸進今上牋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
武帝也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
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

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
授公梁公如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
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讓未之許瑩
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
然遷以漢武見在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
謂尊崇而加策命也

蘊與韞同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
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被還命未蒙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

心而播紳顛顛恭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
禪書曰因雜播紳

先生之略 附李奇曰播紳笏於紳紳大帶薛君
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

未達也

翰曰播紳謂百官也顛
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蓋聞受金於

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
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
人矣鄭玄禮記註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皆
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 高

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
大懼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
不可如斯也匹獨也 是以履乘石而周

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善曰尸
子曰昔

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玉橫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剋殷遂封於齊而況世哲繼軌先德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在民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翰曰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善曰易曰兄懿監郢州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善曰又深也微無也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善曰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間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十萬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之兄懿之功也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眾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銑曰班還也師

入曰振旅造城也 雖累繭救宋重胝尼存楚曰善

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

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

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

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

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 五以善本 今觀古曾何足云 翰曰以

臣與善本同 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

墨翟申包 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

不足云也 而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

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濟曰言東

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

闡豎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

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

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

不賞之 高功矣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善曰左氏傳

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

荒淫歸政闡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鳩薨論

語比考議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

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譏曰

庚子之旦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

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

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擒也 銑曰

酷當痛也紂惑妲己玉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

有如明公據鞞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

此也明公據鞞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

義士之心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

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

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

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

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

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

為許貢客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

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

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

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故能使

此二主三軍義上為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

海若登祗罄圖效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翰曰楚辭

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

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

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善曰漢書郊祀志曰

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

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

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

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

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

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

言高祖征伐之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善曰左氏

事而類於此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

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父母今爲濡足故不

救人可乎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

文選四卷

四

文選四卷

四

文選四卷

四

文選四卷

四

文選四卷

四

得為天下父母濫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足以救於人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
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
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推采同日
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善曰曹植上疏
謂正風俗謂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區
殺者也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遘成也馬
盡誅之氓善本濟必封之俗善曰史記周公曰
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
也徒曰言變風俗若此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
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
誰之功歟言獨五臣本為君子將五臣本使伊
高祖之功也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翰
周何地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蓬伯
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慳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
慳慳誠慳也廣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
雅曰款誠也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奏記詣蔣公

嗣宗融酒縱放為文
宜豪蕩五率今此記
却雅婉有度豈持杯
則侶狂操筆則沉細
耶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傲儻為志高問掾

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善曰秦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秦階三台也良曰書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善曰易通驗卦曰萬開府之日人人

自以為掾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善曰辟猶

應劭漢書註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

侯擁篲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註曰擁篲為恭也

如今卒持箒也銑曰擁鄒子居五臣本黍谷

之陰而昭王陪乘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

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彗鄭玄周禮註曰陪乘參乘

也向曰燕昭王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

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善曰鄒陽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太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

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

也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

之濟曰陋鄙也良曰猥頓也大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

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

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彊善曰孟子

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

所及也向曰籍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補吏之日非所克堪

乞廻謬恩以光清舉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廻

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劉子玄疑其書乃齊梁間文
士擬作蓋謂其辭氣稍涉
雅又班史不錄故云耳然枚
七發王子通四子語德論諸
班史之不錄而辭氣亦使班
京文珠定皆擬作非亦齊梁
之士類任筆即為最其之也
陳王諸表尚隔一塵安能為
此書哉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上

荅蘇武書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
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

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
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

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
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文果不似西京然又不落魏晉正似宋京朱叔元等筆氣耳然凡文皆有遊鶻安知此調非少卿為之階耶

少卿詩家宗匠其述情事處亦純是詩趣故當出少卿筆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廢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今

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

言之者美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柏子新甚也幸遇也

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則心傷矣

謂遠望也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依愁思也

蘇武書武有還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答今陵又答

教也踰陵雖不敏能不慨然善曰孝經曰參不

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善曰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韋韞

四方夷狄也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韋韞

古毳茵幕以禦風雨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

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

銑曰韋皮也韞衣袖氈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為幕也戎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善曰烏孫公主夷之服也

漿為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善曰

略點意然亦自具態

此亦是實情故說來日覺有味
然大凡文字平正道去每不
能動人惟是就曲中說出直來
錯誤中說出若然後痛切悲至
有驚心動魄之境此亦是人心
不平易處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良曰但聞悲

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

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善曰杜摯笳賦序

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

葭毛詩曰駟駟牡馬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

之為吟嘯成羣邊聲四起鳴鼓吹之屬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

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聊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

喻不義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恩不報

禮記註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記註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良曰域傷已令先君

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善曰先君謂其

之子翰曰陵自傷令為祖父後功大罪小不

嗣今乃成戎狄之族乃成悲也

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陵不難刺七心以

自明列粉頸以見何志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

我已矣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情止也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曰攘奮也忍耻辱在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音令人悲

增怛耳善曰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濟曰略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

征絕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翰曰作書時是

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

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

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

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

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而裹

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善本作

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

八之字句法連用覺之即

說得濃至有態

此處文勢亦微欠節奏第
此三節意若條分理析又
恐翻意緩弱無此析直論
健之勢文蓋自有天機誰
以勢論

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

軍有十萬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

齊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然猶斬將塞

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

居旗追奔逐北善曰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

逐北服虔漢書註曰師敗曰北翰曰斬賊之

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斬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註曰驍勇

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良曰殺

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

子成父向曰謂得人心陵也不才希當大

任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善曰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

可勝傳俗用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

比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

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初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

向曰扶其創乘其

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

以勢論

文選曰一

五

乘其痛爭為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

猶懼也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

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

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向曰徒空當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

飲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善曰賊臣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十乃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

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昔高皇帝以三十

可得欲引兵還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善曰史記曰高祖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

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况當陵者豈易為

險待明切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者豈容易而致力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濟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

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善曰李

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其

其驅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則不死三敗之辱卒律復勾踐之

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善曰史記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

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

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

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

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

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

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

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 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

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勾踐

之讎也殉死也勾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

敗失其境上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

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

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此陵所以仰天椎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

云如此其實薄也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善曰史記曰

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

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

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

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

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及韓信在長安

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

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

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

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

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鼃五臣本錯受

戮周魏見辜

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

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

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

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

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

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

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向同

善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二子謂是急曹覺與上下
文不接五臣謂指覺實同
近是頓避舉二字人似未
云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

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銑曰佐命謂佐王而受命也 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

律子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

五臣本無得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哉

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向曰文

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昇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到古身絕域之表 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迥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溫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

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昂切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同善註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五臣本無長字歎

者也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才有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色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

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善曰良曰同善註幾近也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老

毋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

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濟曰武奉使既久毋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

謂母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亡之

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

就燕事反詰更親切有情

節後得還漢况天子為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薦受千乘之賞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

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

者 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聞子之歸賜不過

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

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 向曰武自匈奴還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

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濟

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倭之 子尚如此陵復臣五

本無復字 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

不為國家盡死節 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

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 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 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

降則孤恩也漢誅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善曰言陵忠

事 銑曰昔人雖有忠不能烈勇者尚能感

總收一高志其動有長遠
風急而如與之亂意繁
激烈最堪最促洋：益耳

五臣本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顙拜也

無復字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善曰史記張釋之

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向曰刀

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之事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善曰故人謂任

光上官桀等銑曰幸猶厚也勉事聖君足下

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特

胤子無恙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銑曰勉勵

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胤子武之子也武

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努力自愛善曰老子曰

勿以為念言勿憂之努力自愛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

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首

道德之聲北風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

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

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

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

粗一肉... 龍瑛風而止... 不得其精造... 大定中為百代偉作

文氣最委遠蓋五馬其悲
情之懷初不同。形跡故
莊如安然最不易及

先述少卿賜書意起

今選四卷

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
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
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
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自謙之辭也

齊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
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

賜書

五臣本作書賜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翰曰曩昔教示也言
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

遷為中書令

意氣勤懇懇懇

五臣本作勤懇懇懇字
若本反善曰勤懇懇懇

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流
良曰情切之辭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
也禮記曰不從流俗

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
若然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勤戒之辭如流俗

非敢如此

僕雖罷

五臣本作疲字

駕如

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向

曰疲極也驚鈍馬也

自比之鈍馬謙也

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

穢穢惡名也

動而見尤

善曰言

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

善本有必字

獨鬱悒邑而誰

與善本作

語其誰語

翰曰身為殘刑動見猜

過本欲益而反損既不

得志則與誰語此事

諺曰

銑曰諺言也古今
相傳之言曰諺

地事之入情政意

今選四卷

三

引子期及悅已語竟無
當若謂舉世莫知項執
聽來則死字終礙眼且
鼓琴為空何持殊未快
然

誰為之孰令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

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

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

令誰聽用我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也孰誰也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銑曰蓋辭也鍾

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

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察是無知音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

使我何為容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

容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

於已心者必整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已貌

者而飾其容令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

為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善曰隨

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黜辱也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彼刑也雖才如懷隨侯
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
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書辭
宜荅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前與我
有事故不獲荅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
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
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
也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荅為東從天子來
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相見**
來且復荅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善曰文得竭志意穎曰卒

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

竭盡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迫季

冬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

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

博從上市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善

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門以曉左右善曰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

本懣以盈膏銑曰恐安死未答書

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

也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為過向曰固

幸勿以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也善曰符信

也翰曰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取與者義

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恥辱者勇之決也善曰

當於此而果決之向曰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

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五臣本作也字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

說會後諸種志論身
謂無虧雖受施謂故李
後取與謂會小節取後
世名社厚指官刑立名
指芳亭

兩段一說宮刑一叙平
生總歸不宜薦士志

故禍莫憯 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善曰所可憯者唯欲

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至憯痛

也 **行莫醜於辱先** 火 **詬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

也詬音垢應劭曰詬取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返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

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 齊曰詬取也言人之

取者宮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也非一世為大也

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已來有之 **昔** 五臣本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

謂下文也 **適陳** 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取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向曰雍渠闞

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闞人同車 孔子為次車孔子取之去衛之陳也 **商鞅因**

景監見一趙良寒心 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穀大夫賢

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 良

曰 **同子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寒

心謂愧恥也 **同子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

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

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同曰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 絲益之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夫中才之人

事有關

本是情語却以豪氣出之文字風神同在字句外

四不能章法

一字讀取容句意斷於理為長

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且傷其氣類不同况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

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良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也僕賴先人緒業善曰廣雅曰緒

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齊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

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

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也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擐賽旗之功齊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擐取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如此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嚮許者僕亦善本無常

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善本無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外廷末議善曰臣奉字

以下明所以得罪之故

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厠閒也遷為
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 濟曰陪奉羣官 不以
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未餘也

此時引網維善本作維網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網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今已善本作善本作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

也引舉也 吐茸爾之中善曰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臘茸勇之不肖也 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乃欲

灑除道也隸僕也闕茸小人不肖之類也 乃欲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世

字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

蓋之當代之士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謂天下之人

言哉銑曰痛恨之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

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良曰遷

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 向曰主上幸以先

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乃無善譽

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善曰服虔

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

之官 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

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 僕以為

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 戴盆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

已方一心營職 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

者字句較是

守字無謂漢書作自守
士是

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

不似父母曰不肖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

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善曰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

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 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

始終難明不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翰曰謂同者也夫助句也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捨異路 善曰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

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 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未

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

奇士

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翰曰下謂

謙卑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積也

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 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

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

善曰一國之夫 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

火霜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

難此亦以今舉事一不當

丁浪反 銑曰謂陵奇節矣 事迫降匈奴一不當

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魚列切善 本作孽其

與李荅燕書同叙少卿力戰一事而彼婉曲細說其直截急下彼濃態勝其勁力勝各有長然其書神氣有餘軀道如意請其書後便覺彼書氣委頓不振

短僕誠私心痛之善曰鄭玄周禮註曰舉猶行也臣贊以為媒謂通合會之

孽謂生其罪疊也 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

後構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且李陵提

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孽生也**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良曰提執也**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音虎口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銑曰橫挑徒鳥疆胡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橫挑**

仰億萬之師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比地高故曰仰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望師衆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去聲 善曰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

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善曰顧野王決曰當敵也 給供給也 翰曰

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氈裘**善本作旃 裘二字**之君長**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善曰旃裘

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胃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

之人 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氈裘言所服用也咸皆

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一國共攻而圍**

之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而圍之**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馳逐鬪戰也**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

積子然李

善本無李字

陵一呼勞軍士

五臣本有卒字

無不

起

清曰士卒傷者為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

躬自流涕沫

音血飲

泣更

五臣本無更字

張空拳

權善曰孟康曰沫音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

盥頰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冒亡比嚮爭死敵者翰曰比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

謂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

市壽

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於天子也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悅也

臣憂懼不知所出

銑曰大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怛

都悼

誠欲效其款款之

愚

善曰款款忠實之貌向曰款款勤心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能得人之善本無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善曰張晏曰

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

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

天下矣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僕懷欲陳之

而未有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睡魚解眦柴懈之辭善曰言欲廣主上之

辭向曰廣猶開也睡眦怒貌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善曰漢書

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游

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

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

成李陵而為其游說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

曰拳拳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翰曰拳拳勤誠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善曰言衆吏議

曰有司以遷為誣罔天子終從家貧貨賂不足

獄吏之議卒終也以自贖向曰法百金贖死交游莫救視善本無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對也銑曰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直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濟曰囚李陵既生降

頽善本其家聲而僕又侷二之蠶室善曰蘇林

將有名陵降而墮之也顏師古曰墮墜也如淳

曰侷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

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

置蠶室之中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

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侷次也蠶室漢行割刑

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

一二為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

易謂難也一僕之先五臣本非有五臣本剖符

丹書之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

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

也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天下述受序不引決

優所畜許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

為優社預曰俳優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

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

也

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善曰螻蟻蛄也蟻蚍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喻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

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

死無益也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

君之不明在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

哀惜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俗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

恨之甚故假云皆人固有一死死善無下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善曰燕丹子荆軻謂

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

者但問用之所在耳統曰人生必有一死若

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

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

之所歸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不謂

趣殊矣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

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

理色善曰埋道理也良其次不辱辭令善曰

言辭令謂教令翰其次屈善本作體受辱善

日辭文辭令善也善本無體受辱善

連用四不辱五受辱字其
北律發越與實太傅治安
策中連用進陰字八反字
同法

直寫骨稜發揮又發揮
唯恐傾吐不盡讀之使
人慷慨激烈敬歎欲
真是大有力量文字

罪人服也。其次關木索。先被義。篋楚受辱。善曰漢書

曰篋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篋與捶同以

之答人同謂之篋。楚篋楚皆杖木之名也。銑曰

關木紐械索繩也。以拘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

受辱。善曰謂髡鉗也。濟曰剔毛髮也。其次毀肌

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善曰謂肉刑

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傳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善曰禮記文也。東方

不上下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

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

安社稷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

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

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猛虎在深山百獸

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善曰周禮註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

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穽言威為

人制約漸積至此。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為坑

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

喻志節之士為刑。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

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善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木索暴肌膚受榜薄行篋幽於圜牆之中善曰廣

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罷當此之時民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

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則正惕息齊曰徒

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威五臣

畏約之勢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

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且西伯伯也拘於姜

里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

同善註姜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善曰史

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立以郎中趙高之潛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

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

首藟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

具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請乃

先行劓墨宮割臙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

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

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

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

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

西界也械謂桎梏也濟曰彭越張敖南

陳猶徧也言桎械徧於身也

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
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
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
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
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諸長安高下獄曰
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
誅陳稀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
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
皆言為諸侯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抵罪猶伏罪

五臣本作清

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字七淨切 謀誅諸呂而立孝文漢書曰周
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
守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
之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
也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
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相公晉文公之
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魏其
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 魏其
大將也表赭衣 五臣本無 關三木 善曰三木在
漢書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
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
遂論嬰奔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
註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
曰桎兩手合也 桎之栗切 銑曰魏其
竇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桎械

也。季布為朱家鉗奴。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維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

於居室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大

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

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兒女曹。蚡囁耳語蚡謂夫曰：今日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罪至問。

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

也向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則勇夫人

不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早至亡滅以出獄

吏繩墨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

知古人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大夫者殆為此

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情五

本無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

妻子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

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

妻子如何哉且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

言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

節也造次自裁耳銑曰勇者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

凡文字貴鍊貴淨其文
全不鍊又不甚淨中庸
稱有餘不致盡其則亦
既無餘矣猶曉之不己
於文字宜不為佳然風
神橫溢讀者皆驚其法
蕩不群翻覺鍊淨者之
為瑣小意態豪縱不羈
真所謂盡而有餘此由
筆力超越故埃等文字
最不善學之須多讀
書養淨氣充足據案一
掃庶幾彷彿

者雖怯夫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必勉力焉

矣何至自沈溺繲力追繼五臣本作列切之辱哉善曰

國曰繲繼墨索也繼孽也所以拘罪人濟曰

繲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

蓋欲成先人之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

之不得已乎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

日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濟

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

之醜稱也翰曰荆楊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

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所以隱忍

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

苟活幽五臣本作於無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

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

於後世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磨善本滅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曰廣雅曰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

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

蓋文王五臣本作西伯二字拘而演周易善曰周易曰易

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
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

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姜音

仲尼厄而

作春秋

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曰孔子厄於陳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善曰史記曰屈原名

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

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以諷之也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善曰漢書曰國

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

良曰左丘

孫子臚

忍

脚兵法修列

善曰史記曰孫臚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臚

乃陰使人召臚臚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

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

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臚臚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去邲鄆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濟曰孫臚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使人召臚臚至恐

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

曰臚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臚修作列美也

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

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

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

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

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

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
皇帝壯大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
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
年人告嫪毐毒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
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皇
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
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

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不歸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
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
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
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
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
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
也 **詩三百篇大底指賢聖發憤之所為**
于 **偽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偽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
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 **此人皆意有所鬱**
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
今將來人知已之志 翰曰述往古 **乃** 五臣本
與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成也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自託於無能之辭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

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

為十表本紀十二

上計軒

書八章世家三十一列傳七十八百三十篇濟曰

亦欲以究天人五臣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

惜其不成是以善無是字就極刑而無愠色

著此書藏之善作名山良曰言當特無聖人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

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

言真傳大邑都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

總收歸情款意

此亦是亂章急管促柱以寫其哀激不如此前面姿態太濃平緩語宜收淨住

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
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戮亦無悔恨矣

言也知難為言之人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

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僕以口五臣本語

遇遭此禍語論李陵功也重逐為鄉里所戮

善本無戮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以汚鳥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

憂思迴復於心腸一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

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不知所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

也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

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

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

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沈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

小人也言將順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慮來書云

文選卷之三

三

前審矣此不信皆於文字
百丈勢中挿此短句然却
頓挫有態更覺勁于長每
有坎迭

文氣大都類任安書第指
文宏耳

是情怨語而豪邁自肆
於激詭處見態

開口便是不平底

與五臣本無與

僕私心刺

力謬

五臣本從乎

向曰刺

誤也與我心

今雖欲自彫琢

曼音辭以自飾

善曰

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

無益於

俗不信

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

俗所不信也

祗善本

足取辱

耳良曰耳

要一之

死日

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

死後名譽流於

書不能悉意

五臣本

略陳固陋

翰曰固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善

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

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

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

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人臣

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

報之濟曰惲見廢內懷不

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

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

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

惲材朽行

五臣作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善曰

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

質相半之貌也

銑曰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

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

常侍散騎宿衛官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

平通侯向曰霍氏伏誅此曰特變也憚以此有功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

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善曰爾雅曰督正也所不

及謂智所然竊恨足下不無不深惟其終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

俗中相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善曰

毀譽也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

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翰曰

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

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

過默而息乎善本作默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憚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

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撝頌從官與聞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

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曾不能以

濟曰撝頌羣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

而不能是步任安書前後
賴先人賜書教督仁卷子
下流等語無非彼書餘應

遺忘

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

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已負竊位素飧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

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註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

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

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

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

意得全

善本有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伏惟聖主之恩未

可勝量

音良惟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善曰史記

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向曰游無欲之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銑曰

竊自思

善本

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

長

農夫以没世

矣終日没

是故身率妻子

勸力耕桑

善曰國語

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註曰充縣官之賦欵濟曰治

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不意當復用此

臣

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為譏議也

五臣本無也

翰曰言不意會

以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

為譏諂之議也天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作不禁响

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五臣本無也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

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銑曰既盡也言君父

也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

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

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子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

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

臘改為烹羊包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

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家

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包炙也

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五臣本作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撫缶而呼嗚嗚善曰應劭漢書註曰缶瓦器也

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善曰

漢書註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

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

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

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

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雖盡

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向曰田作也南山陽

是安肆事叙得亦安肆大有態味

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五臣本頓足起舞向曰

也低昂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知其不可也銑

高下也樂之極也不知此事一憚幸有餘祿五臣本方五

不可為但適性而已本無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方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時之賤者此賈

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賈賈賣也

豎之事汚鳥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

則為汚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

為衆惡毀所歸雖雅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善曰楚辭

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

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

之譽謂會宗書教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者卿五臣本大夫之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

下此大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

夫之意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善曰

筆鋒自是勁快慨歎處
有拋擲之勢

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
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

之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段干

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

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頃者

足下離舊土善曰謂臨安定善曰山谷之間昆

夷五臣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

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

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向曰西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

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

之風而移其人心乎於今乃睹五臣本作子之

言我志亦不可遷也於今乃睹五臣本作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

願子疆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

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

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

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

從筆無結構然雄邁之氣
亦日不絕

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之故融
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
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
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
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
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
升堂見
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
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

年如流

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二

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二歲也 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五十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銑曰零落死
也殆近也 惟善本
有有

會稽盛孝章尚存

五臣本
作在

其人困於孫氏妻

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孥子也 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

沒謂喪
亡也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
無援助如無右臂

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
無復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翰曰齊桓公也時

相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
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

吳故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
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

善本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

善本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

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

論以矯之

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

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

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

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

尺言加短書以言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本作也向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

皮柄切善

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一為

本從言

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

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

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

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

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

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良曰此

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此與上句氣微不接疑有脫誤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惟公匡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

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無術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蹜胡而定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

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銑曰蹜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

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

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

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嚮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臨澇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比首燕路者矣善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

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

以為解倒懸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

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齊曰向若郭隗勤試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

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

此書乃置文學後不知何
解想誤甚勁有氣議論甚透快亦
有辭鋒

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
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復五臣本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
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

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

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
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
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
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土心辟召州中
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
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

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

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

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

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曰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

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

鄭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

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

死焉作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

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
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

馮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向曰同善註太叔出奔是自棄於也鄭百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

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

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

命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也

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滅族之計乎良

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

兵作逆為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善曰

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田將軍為國柱石翰曰

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匹夫媵母尚能致命

一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因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

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

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

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

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

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

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

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銑曰言寵身帶三官

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

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

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

拜起豈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爲心翰曰言豈引鏡窺

影善本何以無以施眉目其引鏡見影豈不

哉舉厝五臣本作措建功何以爲人銑曰舉措猶進

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古梟鳥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

食母而後飛以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

喻逆臣子也傳後葉子孫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

慶善福祚也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皮國恩善曰范

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

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

妙論難近謹而實破的千載話柄

銑曰上谷太守耿况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兵佐光武之命

俠游謙讓五臣本作議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也自矜功曰伐

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善曰白頭豕未

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

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亦如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曰張晏漢書註曰齊燕楚韓趙魏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

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

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

為一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善曰區區言小也公

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

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此猶河濱之人善本

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

且歎且唾大有妙致

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

不肖皆樂各力立名於世而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

世謂時者也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

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盛時內聽嬌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

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

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常長為羣后惡法永

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善曰或本云永為羣后

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翰曰寵為

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為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誤哉鑒見也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

有過懼誅疑而不改逆歸順也願留意顧老母少五臣銑曰

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

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見讎者所快善曰范曄

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

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

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闕封為

不義侯濟曰後見誅斬為讎者所快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

收語信利判骨

文選卷一百一十五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

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意奢說

事頗過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得

九月二十日書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

罪戾是懼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為歡也辭

此想孔璋有意海都護

多不可一二粗祖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善曰左氏

傳司馬侯曰四嶽二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

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善本揮戟萬人善本不得進善曰漢書朱買

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

決細網善本之觸魯縞善本未足以喻其易善曰漢書韓安

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

大魚之破密網奔兇之觸細繒其破甚雖云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

者不敢不義而疆其良古人五臣本常有善曰左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外蠻夷猾夏寇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註

翰曰言夷狄入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謂急速也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

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

無暴樵牧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彼賊

也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婢袂反善曰

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

之野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

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氏威侮我之所以克

彼之所以敗也曰有道則勝無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唯諾之執

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昔鬼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方聾昧崇虎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津有再駕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

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

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紂之臣好讒邪也殷

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而還歸是再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駕役難也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無馬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銑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

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未善本有星流景集

勝殷紂成此武功也未善本有星流景集

奮善本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本作焉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靈擊言疾

速也古之望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

影颺風奮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

舉捷勝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

守不然明矣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

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

如此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

也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

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斃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

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

墨翟斃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

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

無所救之又將疑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

此理為不然也

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

未去武王還師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

不伐

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

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善

曰

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

季梁

五臣本

猶在疆

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楚挫謀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隋使少師董

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棄小國小國離

楚之利也請羸帥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

何益註曰季梁隋賢臣也

也楚將伐隋知季梁

在而不為伐挫止也

暨至衆賢奔絀

律

三國為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衆賢

謂上三仁及宮之

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

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

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

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出而曰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

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

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

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

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

攻宋墨子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

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

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善曰

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註

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

古鎮名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日

並在蜀據八陣之列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

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

日鴈行陣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

兵騁奔牛之權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

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

使稍有執

列子湯問篇管仲曰齊國之富矣繼淫朋之言矣顧此句法從彼來

驚亂死焉一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向曰言張魯

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令守無勞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

已拔即墨矣齊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

上之則公輸已上於宋城樂毅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氏傳趙孟曰

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

國我未之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於前古也

善曰孟子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

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

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游睢渙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

者學藻績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

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

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綵綺有游於此者亦

將學其風土所為也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

之無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

不可父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文章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

子勝當是河人字註引墨子無當

又一清人意何用如許廣
譬亦覺傷煩

裹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
子勝猶小子也斐然疆進之貌
故頗奮文辭

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靖人是何言

歟善曰郝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菘菘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銑曰頗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

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

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

是何言歟夫駮驥垂耳於善本垆牧善本鴻

雀戢彙於汗烏池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

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

日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

鴈高飛不集汗池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

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垆牧野外也鴻雀大鳥

也戰歛也汗池小水也藜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

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廢濟曰藜輕也廢育馬所及其善本整蘭筋

揮勁翮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

里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陵厲清淨顧盼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哉善曰

日晨風鷗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

借牙食虎豹向曰厲高也陵高清淨鴻也顧

盼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

借翰於六駮之駿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恐猶

未信丘言必大噓略其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註

曰立空也此雖假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
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翰曰丘虛
噓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

為軍諮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



筆勢洞達說利害明切難不及孔璋之詒動而對酌遠辭較為平穩

猶由通

留人也 良曰同善註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善曰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貴女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

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曰淺旋即離絕矣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

由有改趣向者意五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

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

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

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

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盧綰嫌畏於已際英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善曰漢書曰上立

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

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廼

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

家屬使得為匈奴問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

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貫赫為布中

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

赫家發兵反 銑曰同善註 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孤與將軍恩如骨**

肉向曰將軍謂孫權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

淮陰捐舊之恨善曰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

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

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

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往方**朱浮顯露之奏**善曰魏志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楊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

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反 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字法小變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
 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
 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
 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
 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 **無匿張勝貸** **故之變**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而加恩貸也貸
 或為貳 良曰張勝燕王盧縮之臣也同前段
 善註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縮
 前意縮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
 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 **匪有陰構賁** **赫之**
 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告**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
 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豐**
也 向曰言非與盧 **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
 縮英布同事 **倭人所構會也** 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

破得中情

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倭人 翰曰
 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諂倭之人 **夫似是之言**
 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
 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
 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濟曰
 乃倭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
 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 **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 五臣作發憤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
 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
 曰辯倭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 **昔蘇秦說韓**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地割

文選四二卷

日